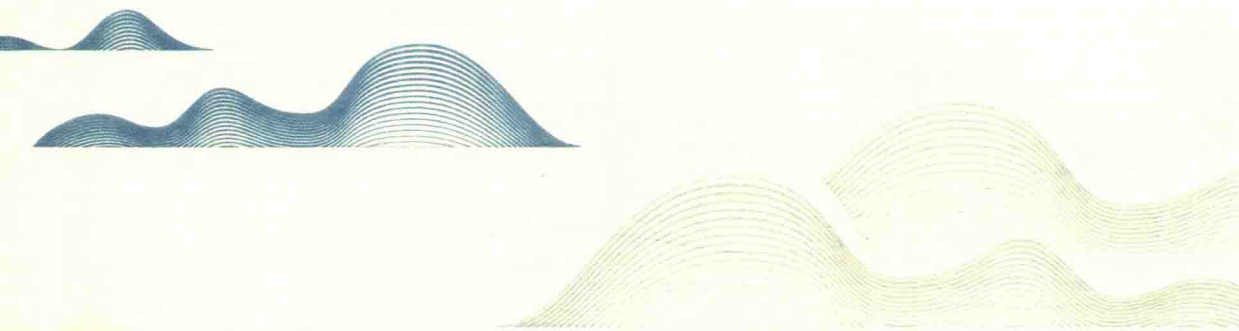


周思源
著

现代白话小说语言艺术

从朦胧到自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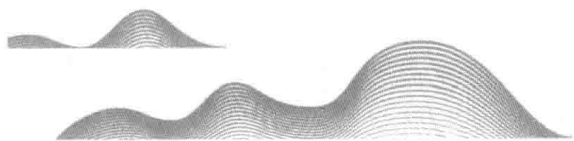


非外借

周思源
著

现代白话小说语言艺术

从朦胧到自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白话小说语言艺术:从朦胧到自觉/周思源
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9.8
ISBN 978-7-5550-1980-0

I. ①现… II. ①周… III. ①小说语言—小说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68064 号

现代白话小说语言艺术:从朦胧到自觉

周思源 著

责任编辑 陈 瑾

装帧设计 刘小岳

出版发行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建东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厂 址 福州市金山浦上工业区冠浦路 144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1980-0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抓住大本、独树一帜的小说史研究

——周思源《现代白话小说语言艺术：从朦胧到自觉》序

◎杨天石

我的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周思源君写了本书，题名《现代白话小说语言艺术：从朦胧到自觉》，研究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小说语言的发展及成熟过程，其时间段为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继之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起，至1937年，大约二十年光景。这是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发展的二十年，是既继承传统，又广泛吸纳世界先进文化及其多种样式蓬勃发展的二十年。这一段时期，中国现代文学自出生、成长以至成熟，名家辈出，名作络绎，因而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新时期。自此，白话文成为中国书面语言、文学语言的正宗，白话文学包括白话小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宗。思源此书，所研究的正是这一特殊时段的白话小说史，是一本抓住大本而又独树一帜、别开生面的小说史研究著作。

文学、音乐、绘画、舞蹈、雕塑、建筑等艺术门类各有自己的特殊表现手段。文学的特殊表现手段是语言。小说，作为文学品类之一，自然，其表现手段也只能是语言。但是，它较之诗歌、散文、随笔等其他文学品类，对语言运用有着更高、更全面的要求。通常，它要以叙述语言讲述故事情节，以人物语言表现人物性格，以肖像描写再现

人物的容貌与体态，以心理描写呈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以环境描写勾画景物和社会风情，以议论语言发表评论和见解。诸种语言手段，要求样样精通，运用圆熟。因此可以说，小说的大本是语言。思源此书称语言为“小说的生命所在”，这是十分准确的。离开了语言，小说作者无计可施，寸步难行。一部小说的水平，除了作者对所表现的时代及其生活的理解水平外，其关键之处就在于作者运用语言、驾驭语言的能力。思源此书，着重研究随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现代白话小说的语言运用，因此，这就抓住了小说的大本。

小说，大都通过特定的人物的经历、命运，表现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因此，既往的小说史研究首先要考察题材的社会意义、反映时代的深度、广度以及人物的典型意义及其性格特点等一类问题，这些考察都是必要的、有价值的，但是，既往的研究者相对忽视了或者说冷落了“主角”，即创作主体对小说语言运用的考察。思源此书，以语言运用作为考察重点，这就在众多的小说史研究著作中独树一帜、别开生面。

“五四”前后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段飞扬奋发、群星灿烂的辉煌时期。思源从小说史的角度考察这一时期的众多作家，评述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大师和大家，介绍新潮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等文学团体和流派，解析那一时期各具特色、各领风骚的小说家，如叶圣陶、沈从文、冰心、丁玲、蒋光慈、沙汀、艾芜、吴组缃、柔石等文学明星的语言风格，阐述京味、吴味、川味、徽味等“乡土文学”的不同，全面、深入、细致，时有准确、精到的论断，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风貌及其丰富多彩的作品，显然有其重要意义；对于那些正在写作小说的朋友或准备进入这一领域的朋友，显然也有指导和参考价值。

既做小说理论研究，也动手实践，亲自写小说，其效果常常迥异。记得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听吴组缃老师讲《红楼梦》。吴老师是

作家，有实践经验，因此，他的课常常能发人之所未发，启我心智。那时候，大学里盛行“拔白旗”，吴老师为人坦诚，爱发表不同意见，因此成为“老运动员”。其人其课，在我们这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新兵”的眼中，自然属于“白旗”之列。上课时，由于我常开夜车，免不了像孔子的学生宰予一样，有时打起瞌睡来。但是，听着听着，听出趣味来了，于是，全神贯注，居然瞌睡全消，越听越有味。思源既长期讲小说，研究小说，而且本人也写小说，我读思源此书，至精彩处，不免会有当年听吴老师讲课时的感觉。

我和思源同是无锡市第一中学的学生，相识始于1953年。那时，我读高中，思源还在读初中。由于都爱好文学，一起组织“鲁迅文学小组”，共同研读中外文学作品，也间或面向外校，邀请文学爱好者共同举办“文学夜”一类活动。印象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讨论电影文学剧本《渡江侦察记》的成就与不足，由我代表小组出面作报告；一次是以“好啊，生活！”为题，举办以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作品为主题的诗歌朗诵会。小组成员虽然只有五个人，但在无锡中学里却颇有点名气。思源自称，他是参加“小组”之后才加强了对文学的爱好，确立了终身从事文学创作的志愿。他后来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最初在一所中学里教语文，咬文嚼字，是该校的名师；后来，调入北京语言大学，为外国留学生讲授现代和当代中国小说。这一时期，他专力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高峰《红楼梦》，出版过《红楼梦魅力探秘》《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周思源论红楼梦》等多部有深度的论著。其间，也多次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开讲《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嘴”之一。俗话说，熟能生巧，或者说，熟而后技痒，在讲授、研究小说的过程中，思源渐渐地也自己动手，写起小说来，先后出版过《文明太后（上下）》（再版名《风华绝代冯太后》）、《吴大帝孙权》、《前秦天王苻坚（上下）》、《魏孝文帝》（与单玫合作）等长篇历史小说，既是学者，

又是教授、作家，成为集研究、授业、创作三位一体的著名文化人。回首往事，思源将当年参加“鲁迅文学小组”视为一生事业的萌芽和发端，有诗寄我云：

六十五春转眼间，
皓首何处觅当年。
搜寻经典争细阅，
指点文苑竞评谈。
小巷履痕今安在，
二泉吟诵可依然？
回首昔日文学路，
怅然长啸问楚天。

从“鲁迅文学小组”成立至今，时光已经流逝了六十五年，思源仍然不能忘情，可见其印象之深。

说来惭愧，我虽然是当年“鲁迅文学小组”的发起者，1955年顺利考进北大中文系，一度发疯地写诗，梦想成为诗人。但是，命运却安排我最终走上了研究历史之途，以至于文学倒成了不敢沾边的外行了。此次，当思源要我为他的小说研究作序时，我一面为老朋友的成就高兴，但是，也为自己是否有作序的能力而踌躇。反复思虑，终觉义不容辞，因鼓勇敲键，为文如上。

2019年2月18日，时在83岁庆生之后第三日

两个文学小组决定了我的人生路

(自序)

现代白话小说语言艺术：从朦胧到自觉出版，了却了我二十多年的一个心愿。

此书原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某出版社派人来我家约的稿。时值新潮小说风生水起之际，他们打算出版一个评论与研究新潮小说的系列，十本的样子，约我写一本20世纪初新潮文学的书。我当时忙于教学和其他研究，还有许多杂事，好不容易把这本书写了个大概时，打电话对出版社说我还要几个月才能交稿。这才得知，他们已经出版了三本年轻作者的著作，反响不佳，便取消了这个系列！那时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合同，更无赔偿条款，全凭一句话。这样的事此前我已有过两次，都是约稿，有一本甚至都已经交了稿。计划有变，连个招呼都不打。都是熟人，还能怎么样！由于长了点记性，所以这回我提前打个电话。结果还是黄了！于是我就停下这个项目，好几年后才腾出手来将它写完。以后我一直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再后来索性主要精力用来写长篇小说，以圆少年时代的作家梦。

我之所以请杨天石兄作序，是因为我走上文学道路，与小说终生结缘，和他有些关系。1953年春在无锡市一中读初二的我，和杨天石、符丐君等四位高一同学组织了个“鲁迅文学小组”。五人经常在课余时议论中外名著，评点文坛。青石小巷、大运河畔、月下市体育场的草

地，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与高谈阔论。时值肃反运动，以至于引起了无锡市公安局的注意，到学校调查。校领导笑道，五个都是团员，其中两个的父亲是延安出来的文艺部门领导，还有两个是团干部。1955年天石考入北大中文系，从而促使我最终决定弃理从文，并且要写一部反映解放前杭州地下党领导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1957年我进入复旦中文系。我们五人是终身好友，我与天石联系尤为密切。

由于我从鲁迅文学小组得益甚多，故而刚进复旦不久我就对四个文友倡议成立一个文学小组。大家推举吴立昌（后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为组长，金子信（后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为副组长。立昌建议小组名“原上草”。他说，某人也想加入，众皆相觑，我反对最强烈。我得罪了最不可得罪之人。时正“反右”高潮，上面显然怀疑我们搞“小组织”。“原上草”成立之日便寿终正寝，也成为我命运的转折点。由于我想写小说当作家，被迫写书面检查“名利思想”刊登在学校报纸上，并在全年级大会上检讨和接受大家批判“极端个人主义”。但我心中不平，于是进入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并开始了自己长达近二十年的厄运。1961年冬我大学五年级时，请后来成为著名红学家的同学林冠夫兄刻了三方闲章，其中一枚即“有耻轩”，以示有耻当雪之志；另外两方一为“钱塘君”，因我是杭州人，且有敢直谏犯上之意；另一为“三间屋主”，戏言将来能够有草屋三间，藏书万卷。“三间屋”后来便成为我写作落款的堂号。“文革”中有人追究这三方闲章的含义，被我搪塞过去。改革开放之后，我决心不但要写出长篇小说，而且要发表出版研究小说的文字，以雪当年受辱受害之耻。

本来我一直希望能再用几个月把这些年来学术界对小说语言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自己创作小说后对新文学小说的一些新看法补充到这本书里。但因病卧床已近三年，自知无力再作补充，所以只好就这样了。

此书得到北京语言大学出版基金资助，特此致谢。福建人民出版

社社长房向东君上午看到我的邮件，得知我希望尽早出版，立即与他原任社长的海峡文艺出版社联系。海峡文艺社出过我的小说《魏孝文帝》（与单玫合作）和《中国文化史论纲》，马上答应。下午向东就给我回话，三十六小时内全部搞定。我感动莫名。责编刘小岳君出力尤多，应予标出。

周思源

2018年12月3日初稿

2019年1月26日定稿于北京语言大学三间屋

如果从宋元话本算起到清末，旧白话小说已经发展了七百余年。典范之作当然是《红楼梦》。比较一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小说的语言变化不太大。只是在19世纪末以后的三四十年，小说的语言变化超过以往的七百余年。不过《红楼梦》毕竟是18世纪中期的作品，而一百多年后，19世纪末的小说语言已经更加接近白话。从《老残游记》就能看出，此时小说语言更加生活化、口语化。而当时的某些言情小说则有许多方言，如运用吴语，以适应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读者的需要。这是当时商品经济与市民文化蓬勃发展的结果，是《红楼梦》时代所没有的。20世纪小说语言的发展一开始是趋向于口语化，但是后来向三个方向发展：第一个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精练白话派，第二个是以老舍为代表的市民口语派，第三个则是以茅盾和巴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口语派。

目 录

抓住大本、独树一帜的小说史研究 ——周思源《现代白话小说语言艺术：从朦胧到自觉》序/杨天石	1
两个文学小组决定了我的人生路（自序）	5
第一章 语言——小说艺术形式的主角（绪论）	1
一 语言，小说生命之所在	1
二 小说研究中被冷落的一位主角	4
三 从语言学和文章学的结合点切入	6
第二章 语言艺术意识朦胧的前“五四”小说	10
一 关于“现代白话小说”的歧义	11
二 白话小说传统与时代、市场的新需求	14
三 中西方文化撞击对小说语言的影响	21
四 小说语言的几种过渡性现象	24
五 卓然不群的《老残游记》语言	31
第三章 小说语言艺术意识的觉醒与小说现代艺术语言的诞生	38
一 学者型理论家和小说家为小说语言带来新的生命力	39
二 鲁迅全面拓宽了小说语言功能，使小说语言具有了某些独立生命力	46
三 由幼稚到局部可观与个别成熟	60
（一）小说语言上也“很有点希望”的新潮社作家	62
（二）“为人生”的基本态度相同而语言大异其趣的文学研究会小说家	68

(三) 重在表现自我、喜欢“喊叫”的创造社小说家语言风格	77
(四) 质朴清新的“乡土文学”小说语言	83
第四章 自觉追求小说语言艺术：凿磨丰碑的前半期（1927—1930）	93
一 革命文学论争对小说语言的影响	96
二 叶绍钧的吴味小说语言	102
三 现代小说语言趋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家之一——丁玲	107
四 新的语言技巧的探索者	113
(一) 学习西方语言技巧，构建中国现代小说语言	113
(二) 发掘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精华，创造新的民族化小说语言	116
(三) 注重地域色彩，发扬传统语言潜力	118
(四) 认真试验和努力追求的柔石	121
第五章 小说语言艺术意识成熟：丰碑树立的后半期（1931—1937）	126
一 茅盾：从“信笔所之”到“深刻”和“独创”	126
二 巴金：至少改过八遍的《家》	145
三 形如水、味如诗的沈从文小说语言	154
四 鲁迅《故事新编》的冷峻与讽刺语言	169
五 追求“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的老舍小说语言	174
(一) 从“玩玩”到“细写”，从“谑”到谐	174
(二) “真正的香味”不仅仅来自语言	179
(三) 自觉地以言语方式多角度、多手法地创造小说语言	182
六 小说语言地域风味——京味、川味、徽味——的探索者	188
七 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语言移植的试验	201
第六章 小 结	206
一 20 世纪对小说语言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	206
二 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基本风格类型	208

| 第一章 |

语言——小说艺术形式的主角（绪论）

一 语言，小说生命之所在

语言在小说创作中的位置，或者说语言对小说是多么重要，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以至于提出它来都显得有些幼稚可笑，多此一举。之所以依旧从这里入手来讨论 20 世纪中国小说语言演变的一些问题，是有感于当代有些小说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语言对小说是如此重要，因此对小说语言缺乏那种千锤百炼的精神与功夫，急于把自己的故事、人物、思想推出去，结果由于语言功夫不到家，故事、人物、思想都平淡无奇；而另一些作家则似乎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在小说语言上极尽精雕细刻之能事，甚至玩起了语言游戏，而对故事、人物、思想则未置以足够的重视，结果整个作品也并不出色。

小说对语言的依赖是无限的，没有语言，小说将不复存在。尽管我们也常说“音乐语言”“绘画语言”“舞蹈语言”“电影语言”，甚至于“建筑语言”“雕塑语言”之类，但实际上它们和小说语言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它们除少数或极少数成分（如电影的对白、旁白，绘画的标题、题辞，音乐的曲名、歌词等）之外，所有那些艺术“语言”都可以不依赖文字而继续存在，它们具有另外一套表现情感的符号系统组成的艺术形式。因此“语言”在这里只是借喻，人们在艺术接受（欣赏）中除了情感冲击外，还要用文字性语言去感受、思考、阐释，需要重新解码。以音乐为例：

它的组成因素不是词——带有约定俗成的规则的独立的组合符号。

只有在作为描写形式的意义上，它才被看成是一种语言。同时，由于它的任何组成因素不表示什么意思，所以它缺乏一种语言的基本特征——固定的组合，进而缺乏单一明确的关系。我们总是可以随意把某种与其相适合的含义，加入到它微妙的形式中。就是说，它可以传达其逻辑形象中可想象的任何东西的概念。所以，虽然我们承认它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通过它可听的动态形式，可以领悟生命和感觉的过程，但它仍不是一种语言，因为它没有词汇。^①

而小说语言则完全是词汇遵照一定语法规则的编组，并以文字即无声语言表现出来。即使作为一种民间说书、故事传说的早期小说，不见诸文字，人们在讲述时也离不开以词汇及具有组合规则为特征的语言。因此语言对小说的重要有甚于任何其他艺术。不仅是那些不用文字的艺术，即使同是文字性语言的艺术样式，如诗歌、散文等，也不像小说那样，语言为它提供了如此广阔的表现空间。所以，提高小说艺术质量的基本途径就在于不断发掘语言潜力；而且小说的任何艺术技巧的使用与改进，最终都离不开语言这个载体的协助——通过语言才能显示出小说技巧来，而小说技巧的高超往往也表现为小说语言的出色。因此简而言之，广义地说，没有语言就不会有小说；狭义地说，小说语言技巧是小说一切技巧的根本。

按照当代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詹姆斯·费兰（James Phelan）的介绍，语言对小说创作的作用通常有两种观点：

（1）小说纯粹是一种语词的艺术，我们对它的各种反应都可以被解释为对语言的反应；或者（2）小说是一种语言创造的艺术，其艺术效果不仅应该用语言，而且应该用诸如人物、行动和情节这些非语言的要素来解释。

他比较了五部有代表性的小说，特别是同样获得巨大成功，拥有广大读者的纳布夫克的《洛丽塔》和德莱塞的《嘉莉妹妹》。批评界对于这两部“在

^①（美）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版，41页。

文学史上似乎都肯定有永恒价值的重要地位的”杰作的语言评价却大相径庭。前者因语言精美而广受赞誉，后者却以文笔拙劣而备受攻击。费兰说，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德莱塞的小说一直受到读者的青睐，而德莱塞本人却因为语言差劲而被认为是“整个文学史上地位显赫的最糟糕的作家”。费兰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作家在小说中的意图，不同的创作意图需要用不同的语言去实现。某种语言对某种创作意图是必要的适用的，对另一种也许就适得其反。费兰所说的“创作意图”包含着作者对题材、主题、人物典型意义等多方面的选择。因而他所指的不同语言显然是指作者选取以体现这一创作意图的语言形式与语言风格。

我们在小说中经验的种种世界，尽管由语言创造，但它们不仅是语词的世界：更准确地说，它们是来自语词的世界，包含着人物和行动这些要素的世界；这些要素本质上是非语言性的，而且比起创造它们的语言来说，它们对我们经验那些世界更为关键。因此语言始终是一种媒介，一种作家用以实现他们为表现行动中的人物这种意图的手段，而表现行动中的人物却是为了表现而表现，或者为了某种修辞目的而表现。但同时，这一媒介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成功地实现某些意图，作家选用的特殊语言（文体）显得绝对重要；而为了成功地实现其他的一些意图，那种特殊的语言可能就不那么重要，抑或就无足轻重了。^①

确如费兰所言，如果情节精彩，人物形象生动，甚至思想深刻，那么语言平常乃至平庸，出现一些错误，读者也不会太计较。许多通俗小说家正是靠讲述各色紧张、曲折、娓娓动听的故事，在出版发行的竞技台上将许多从事严肃文学的优秀作家打得天昏地黑，而从纯文学角度观照，它们的语言水准也许是平庸或低下的。当然也未必尽然，无论是言情小说、警匪小说还是武侠小说，除大量仅仅依靠情节取胜者外，过去和现在都不乏语言高手。正是这种出色的语言，使这些作品成为同类中的佼佼者。同样从事严肃文学，如果情节、人物、思想均达到较高水平，语言不仅适合其类型、题材和创作

^①（美）詹姆斯·费兰：《来自语词的世界》，王继同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1版，4页、8页、76页、131页。

意图，没有失误，而且十分精彩，岂不更好？因此小说质量的高低虽然并不完全取决于语言水平的高下，但精彩耐读的语言显然是创作艺术精品的必要条件。此外，语言对于小说而言除了是媒介和手段外，也有可能在这种条件下成为目的本身。换言之，语言除了给“别人”以生命，有时自己也能获得某种独立的价值。

小说语言和诗歌语言、散文语言、戏剧语言在形态、功能、容量和在整个艺术样式中所占的位置都有所不同。小说语言最突出的优势是，它具有几乎是无限的自由度，它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甚至迅速变换语言主体，表现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任何人物的事件；它可以精细地描绘任何仪器都无法窥探的人的心理变化与情绪流动；也可以在人物性格、环境描写等多方面以有限的文字为读者创造无限的艺术再创造的空间。正是这一无可比拟的语言优势，因而在所有借助于文字立命的文学样式中，近二百年来，无论中国还是欧洲小说都拥有最大的读者群。在中国自 20 世纪以来的一百余年中，小说无疑是所有文学样式中最为风光的一族。不必说那数千部长篇小说和数以万计的中篇和短篇小说，也不必说现代一流文学家多为小说家，最有生命力的传世之作多为小说，仅就小说被改编成其他艺术样式造成的社会、艺术影响而言，任何文艺样式都无出其右。尽管现代传媒手段和娱乐方式有了长足的发展，小说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比重下降了，但是它在各种文学样式中依然高居首位。由于它和语言、文字这种两位一体的亲缘关系，其语言的无穷表现力，即使电影、电视、网络也无法取代而更愿意与它结亲。许多影视作品都源于小说，有的名著被多次改编。阅读小说几乎是所有识字者的共同爱好。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语言为小说提供了几乎无限的表现天地！

二 小说研究中被冷落的一位主角

20 世纪的中国小说也如同社会本身一样，颠簸起伏，衰荣枯荣，历尽沧桑。小说无论是反映社会变化还是表现作者对人生的感受，自然必定要受到社会变动的影响。不过世界上大约很少有别的国家像中国这样，小说创作受社会的制约竟如此之多，以致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学史（其主要